

文學導報

第1卷 第4期

1931 19, 13 出版

定價 每份 6 分

青年的九月

史鐵兒

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日，這是青年的紀念日。

這當然不是黃金少年的紀念日，他們已在歌頌着戰爭，讚美着『馬鹿愛國主義』。他們說：平常時候，歐洲的德國法國英國與國意大利……一切種種國的工人說什麼國際主義，一切種種國的青年，當然是下等人的青年，說什麼反軍國主義，可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洲大戰爆發了，砲聲響了，號鼓動了，這些人的階級意識，始終敵不住民族意識，都慷慨激昂的背起槍來，往沙場上去了，去殺他們同階級的勞動同胞了，他們雖然同階級，始終互相殘殺了；這證明民族意識是至高無上的。這證明帝國主義始終是尚武精神所寄託的。法國巴比塞的『Le Feu』（『火線下』）——這最早一部反對戰爭的小說——不久就出世了，在這班人眼光裏面應當是賣國文學，而若萊斯，果真在這種黃金少年的電綫之下，當做賣國賊而踐踏死了。中國的黃金少年——五皮少年，要是果真有勇氣的話，應當拍拍胸膛承認自己萬分同情於殺死若萊斯等類的凶手，自己承認喪心私淑的是『克羅愛梭是吾師』，自己承認的確恨不得殺盡一切種種的若萊斯，的確認為巴比塞的『火線下』是賣國文學。為什麼不呢！

不然，不然！他們有點兒害羞，他們一方面翻譯着，談論着稱頌着雷馬克，別方面寫着戰爭小說，剛剛和雷馬克絕對相反的戰爭小說。雷馬克等的非戰文學出着風頭，他們的主戰文學就想借這風頭混到人叢裏來。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醜態。中國有個特別名詞，叫做姦商，其實中國的富商簡直沒有一個不是姦商。他們的本事是在善於朦混，巧於影射。中國的黃金少年就是這些姦商的嫡親骨肉，所以他們的朦混影射的手段，出之於生物學的遺傳，真正是狗有狗種！

青年的國際紀念日當然不是這些狗種的紀念了！青年的國際紀念日是世界上勞動青年的紀念。

一七一五年，砲聲，鎗聲，飛機像鷹鳥似的，坦克像穿山甲似的，轟轟轟隆，噓噓噓，搭搭搭搭……像毒龍，像虺蛇，像豺狼，像一切種種兇惡的野獸，正在張牙舞爪的吞噬幾萬，幾十萬人的生命。正在這種時候，德國的青年——李卜克納希等等首先敢於起來叫醒自己的弟兄們：我們，勞動者的子弟，為什麼幫着資本家來使用這些毒蛇猛獸，互相的殘殺，為什麼不叫他們去殺資本家；資本家並沒有祖國，他們是『有奶便是娘』。那裏有錢那裏就是故鄉，不是故鄉，也要叫牠變成故鄉，所以要打仗；我們工人在這裏替他們當砲灰，這是為什麼。我們德國的勞動青年快些伸手給法國的弟兄們，握手，握手罷！這樣，少年共產國際的基礎建立起來。列南寫信給他們，和他們談話。『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成國內戰爭』！這個偉大的，推動歷史的，開闢一個新天地的口號，從此漸漸的，固然不是一下子，可是，不停止的，堅決的，刻苦的，像高山上的泉流似的，始終流到了大海，到了歐美各國

，以至於古舊的亞洲的勞動羣衆的心靈裏。一九一七年的十月，光芒射着整個太陽系，貫穿着上下五千年的黑暗世界。俄國的工人階級解放了。世界各國覺悟的工人聯合起來。共產國際。少年共產國際。反對軍閥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呼聲，成了幾百萬人的覺悟，還要前進，前進，征取幾千萬人的心。這個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就是紀念着這個，紀念着反對軍國主義的第一砲，紀念着少年共產國際的源頭。

現在，歐戰之後的第十四年了。世界的資本主義毒龍又在開牙舞爪的躍躍欲試的籌備着戰爭，尤其是他們像小偷一樣的賊眼，都射在世界第一個勞動國家身上，想刺一刀，放一槍，中傷他。資本主義的『文明』正在日落西山的時候，『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所謂黃金的美國，這次坐了經濟恐慌的首席。失業的全世界三千萬，沒有統計的中國苦力，印度窮人……不算在內。但是，六分之一的地球上，那勞動國家裏面，熱烈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已經快要完成他的五年計劃。他們——勞動國家的主人，固然十分辛苦，忍受着犧牲，可是『將來』的光榮照耀着他們。只有勞動國家是繁榮的。世界上其餘一切的國家都是恐慌的。這勞動國家，就是十四年前首先脫離帝國主義的戰爭，首先實行掃蕩地主資本家的國內戰爭的國家呵。所以，現在那些資本主義的毒龍，恨極，妒極，需想消滅牠。他們準備戰爭。不但互相吞噬，而且最要緊的是吞噬這個眼中釘的蘇聯！

總之，現在又是資本家要叫勞動青年去當砲灰的時候了，又是無恥的所謂社會民主黨，所謂勞動黨，所謂社會黨，替資本家宣傳『保護祖國』的時候了，又是他們出賣勞動羣衆，指使他們去自相殘殺的時候了，所以，現在的九月第一星期日的紀念，格外驚心動魄的震盪全世界勞動者，全世界勞動青年的心！

正因為這個原故，中國的黃金少年要出來弄個什麼民族主義文藝的把戲。中國的肥頭胖腦的紳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禮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資本家，本來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的狗種——黃金少年，黃埔少年，五皮主義的少年——自然要汪汪汪的大咬起來，替他們的主人做『戰鼓』，鼓吹戰爭了。這些狗種，居然這樣不要臉，公開的稱讚德法勞動者的自相殘殺，拿來『證明』民族意識的至高無上（見葉秋原做的民族主義文藝論文——『民族主義文藝論文集』）。這個自相殘殺使歐美資本主義延長了一二十年的壽命，使帝國主義鞏固了對於印度……中國的統治。中國黃金少年稱頌這種自相殘殺，就是稱頌帝國主義的統治，露出他們的狗相。

是的。中國的紳商，民族主義文學家的所謂『民族』，做完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帝國主義要打勞動國家，中國的紳商不是馬上自告奮勇，心甘情願的當他們的馬弁，去衝一個頭鋒，演了一次所謂『國門之戰』的滑稽把戲嗎（中東路事件）？帝國主義的列強要互相爭奪地盤，中國的紳商不是馬上分成蔣派馮派閻派等等替他們互爭在華勢力範圍，打了好幾年的惡仗，什麼『龍海綫上』，什麼……之戰……之戰嗎？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就高唱吃人肉喝人血的詩詞：『壯志破殘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馬上念着符咒似的二十世紀的舊經：『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爾多士，爲民錄』；歌頌這些殘殺勞動民衆的戰爭，歌頌着這些企圖侵略勞動國家的戰爭！中國的紳商，爲着保存自己的狗命，爲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資本剝削，爲着保衛帝國主義的寶座，現在拼命的在打中國勞動民衆的紅軍，在打中國的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對於這種『神聖戰爭』，又不知道要怎樣的歌頌。固然，中國的

紳商已經誦了好些四六電報，哀悼着張輝讚。等等等等，已經誦了好些文頌禮的詩，贊，吟，賦，歌詠着『剿赤』。但是，黃金少年不能夠滿足的。他們的狗鼻子，聞得到革命青年心靈之中的火藥氣，覺得到勞動羣衆的震怒的神經，他們知道：這些四六詩贊迷惑不了人心，鼓舞不起殺人的精神。他們要弄新文學來賣弄，想這才可以麻醉民衆，鼓動起自相殘殺的濁氣，消弭得階級鬥爭的勇敢，在血汗榨盡的乾涸的心靈上建築起『民族的神明』！

但是，這始終只是夢想罷了。中國的戰爭，已經像世界大戰的流影一樣，比世界大戰的本身，先行爆發了。這裏自軍閥的混戰——帝國主義的互相戰爭，這種有侵略勞動國家的戰爭——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這裏已經有進攻紅軍的戰爭——資產階級企圖鎮壓革命的階級的國內戰爭。戰爭已經是這樣鉅大的事變，牠教育着羣衆，牠鍛鍊着階級意識。中國的革命青年，中國的勞動青年，中國的一般勞動羣衆，早已開始知道應當爲着什麼而戰，應當爲着勞動的解放而戰，應當而且必須經過階級戰爭而去解救中國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紀念九月第一星期日，已經不僅僅用筆，用舌頭，用抗議，用示威，而且用着槍彈，用着梭槍。中國的革命的勞動青年反對軍閥帝國主義的戰爭，反對進攻革命而實行戰爭了。原來，『軍』也有『民族性』的。資本主義的歐美『軍』國；而封建殘餘統治的中國是『軍』閥。中國的黃金少年企圖變軍閥爲軍國，這是枉然的。中國的勞動羣衆不但反對軍閥，並且反對軍國，不但反對軍國，並且要求『軍』勞動，『軍』階級！你們想用『民族的神明』的牌位，要勞動青年朝他跪拜，想念着吃人肉喝人血的符咒，受人家瘋狂似的濁氣一沖往砲口裏送，想……用一切種種花言巧語鼓舞人家去替你們當砲灰，去侵略勞動國家，去殘殺勞動羣衆，去摧殘革命，現在沒有這樣容易的了！

不過中國的九月紀念裏，記清着這件『新鮮』的事實，倒也不是無益的：就是中國現在也發現了一種狗把戲，雖然他們頭背些朦朧影射的手段，可是，老老實實的狗相已經露出，——文藝上的所謂民族主義，只是孫文企圖圓化異同的國族主義，只是紳商階級的國家主義，只是馬鹿愛國主義，只是法西斯主義的表現，企圖製造捍衛帝國主義統治的所謂『民族』的『無上命令』，企圖製造服從紳商的奴才性的『潛意識』，企圖製造甘心替階級仇敵當砲灰的『情緒』——勞動者安心自相殘殺的殺氣騰騰的『情緒』。這件事記清楚了，的確是有些益處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爲看清楚敵人的行動，是戰鬥勝利的必要條件。

問題是在於：他們——民族主義的黃金少年，正在號召着『投筆從戎』，正在起腳『新朝遺少』去當『少爺兵』爲的在不但去親手啟動起來的奴隸的頭顱，並且要去握緊『牛馬』嘴上的勒口，監視白軍之中的『丘八』。『佈施』許多許多新式的蒙汗藥，而勞動青年的『九月』國際無產階級的『九月』就是要驚醒中了蒙汗藥的人們，牠用頂天重地的鉅人的聲音，像洪鐘似的，叫出震動全世界的口令：

『向後……轉，掉槍……頭!!!』

蒙汗藥是多得很，現在在施公案，彭公案，說岳……等等之外，鼓吹精忠保主，鼓吹討『逆』剿『奸』鼓吹燒心制度祭大帥的『英雄』文學又新加了『離海線上』國門之戰，……。『丘八』以前當定了砲灰的；許多，許多，汲不清的勞動青年，以前在升官發財的夢想，和討『逆』剿『匪』的號令之下，變成了枯骨。他們的父母妻兒的血淚都已經流滿了東西的長江大河。但是，現在呢？自從國際的『九月』到了中國，中國的『丘八』是在醒過來，中國的痛苦民

衆，中國的工人已數次舉起這面列寧樹起的『九月旗』——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紅旗。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鮮紅的旗幟插滿的地方，那地方早已就，『向後轉，掉鎗』的口令變成了行動。他們現在真是在『襲擊着高天。』鬥爭的艱苦，紳商白軍的殘酷……一切一切鍛鍊着他們。這才是真正的反對戰爭，不是什麼真馬克式的哼哼哈哈的和平主義。他們渴望着：『國際的九月』所發出的口令正深切的再傳播，再廣泛的傳播到『丘八』羣衆之中去。沒有疑問的，他們有這權利責問我們！在這『少爺兵』企圖玩耍新把戲的呼聲，在敵人後方的你們，暫時不拿鎗桿兒而還拿着筆桿兒的你們，正在做什麼？你們的代替彭公案施公案的東西，什麼時候到『丘八』之中去，——在這『隴海綫上』『國門之戰』正在黃金少年之中出風頭的年頭？啊？說到這裏似乎『青年的九月』給予革命文學的任務是很清楚的了，不用多說了，啊？

一九三一年九月第一星期日。 Str.

「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

石 萌

國民黨維持其反動政權的手段，向來是兩方面的：殘酷的白色恐怖與無恥的麻醉欺騙。

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普羅文藝運動既震滅了全中國的時候，國民黨一方面扣禁左翼刊物，封閉書店，捕殺作家，而另一方面則唆使其走狗文人號召所謂「民族主義文藝」，正是黔驢放技，不值一笑。這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便是國民黨對於普羅文藝運動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騙麻醉的方策。

因為是要欺騙麻醉羣衆，所以「民族主義文藝」的低能兒輩不得不東抄西襲以造成他們的荒謬無稽的「民族主義文藝」的理論，（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又不得不戴起「革命」的假面具來抨擊中國舊傳統文學與胡適之的新月派，（見中國文藝的沒落及最近中國文藝界的檢討等等），又不得不檢起那早就丟在糞坑裏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民族主義的解釋，（見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及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使命等文）。但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今日，麻醉欺騙的効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們早就料到這企圖麻醉欺騙民衆的「民族主義文藝」結果一定是法西斯帝制。現在，「民族主義文藝」果然已經卸去了麻醉欺騙的面具，露出法西斯帝的本相！

這是「民族主義文藝」最後的階段！

二、

我們姑且費點時間來檢查一下這民族主義文藝的「理論」罷。

所謂「民族主義文藝的理論」，最大的「文獻」就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此後民族主義派各位先生的論文都是這篇宣言的註腳和引伸。據說這篇「宣言」是化了重資而始草起完成，又經過許多人的討論，並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加以最後決定的；是這麼鄭重其事的一篇文章！然而內容的支離破碎，東抄西襲，捉襟見肘的窘狀，却也正和整個國民黨的統治權相彷彿！我們現在用顯微鏡來檢查，則這篇「宣言」的構成分子是：

- 一、早已被西歐學者取得體無完膚的戴納(Taine)的藝術理論的一部分；
- 二、十八世紀後歐洲商業資本主義漸漸發展以來歐洲各民族國家形成的過去的歷史；
- 三、十九世紀後期起，直至現代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故事；
- 四、歐洲大戰後文藝上各種新奇主義——如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等的曲解。

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就是這樣的一味「雜拌兒」，並且這「雜拌兒」的四色原料都已經臭爛了。我們不妨再來解剖一下。

先看看他們從戴納的理論抄來的一部分。

戴納在他的藝術哲學和英國文學史的敘言中以爲文藝產生的三個因素是種族，環境和時機。這在一八六四年當時誠然不失爲警人的議論，可是自從馬克司主義文藝理論發展以後，戴納這理論早已被取得體無完膚。「民族主義文藝」恰就拾取了戴納的關於「種族」的說數而又加以若干杜撰，湊成了他們的「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的奇論！（請看潘公展的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其實戴納亦只說「種族」的共通性（也就是朱大心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使命一文中津津樂道的各民族的民族性）對於文藝的影響是深刻到時逾數紀，地隔千里，而仍能辨認；戴納決沒有說過「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那樣意味的話語。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雖然不曾提起戴納及其「種族」的理論，然而他們所謂「在藝術作品內所顯示的不僅是那藝術家的才能，技術，風格，和形式；同時，在藝術作品內顯示的也正是那藝術家所屬的民族的產物」（見宣言第二段）這一段話正是剽竊了戴納的理論而加以改頭換面，並且更弄得不通；此下，爲了要證明「民族的產物」而解釋希臘古代的建築和雕刻，也是戴納的藝術哲學內關於希臘古代藝術一部分議論的腐沒而且生吞活剝的借用。戴納理論本來就有錯誤，可是現在又被「民族主義派」那麼一知半解，牛頭不對馬尾地剽竊，如果戴納地下有知，一定要大呼不幸。

也許民族主義文藝的先生們不肯承認他們是盲摸瞎扯地剽竊了戴納，（其實潘公展局長已經在他的文章中招認了），而自以爲是他們的「創見」，那麼，也好，我們姑且再費些筆墨就他們的「創見」部分來檢查。

他們說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獸，及其他的藝術形態均是埃及民族宗教底表示。因而正是埃及的民族意識的顯示。（宣言第二段）爲什麼金字塔是埃及民族「宗教底表示」呢？民族主義文藝的宣言回答道：因爲金字塔是墳墓建築，它之所以勃興，足以映示埃及人對於死人觀念的宗教信仰。（宣言第二段）爲什麼人面獸又是埃及民族「宗教底表示」呢？民族主義文藝的宣言裏却沒有回答了。我們來代替民族主義文藝的先生們來問答罷。因爲埃及宗教的神大都是人首獸身（其實更有很多神是獸首人身的），所以人面獸也是埃及的宗教底表示。我知民族主義文藝的先生們聞此必將憬然曰：「正合我意；」

可是我們却要告訴讀者：雖然埃及的藝術是宗教的，但埃及的宗教却是埃及「法老」（就是埃及的皇帝）及其貴族僧侶的統治階級「牧民」的武器，因之絕對不是什麼「民族的意識」。農業封建教權的埃及帝國的統治階級（僧侶貴族——大地主）是立足在無量數農奴的血汗勞動上面而作爲埃及皇帝的墳墓的金字塔就顯示了埃及的此種社會組織；金字塔的廣大的基盤是象徵了埃及的廣大的農奴羣衆，金字塔尖端是象徵了統治階級及其最上層的「法老」。所以

及金字塔所代表的，是埃及帝國的構成，而不是什麼埃及的民族意識！我們的民族主義文藝諸位先生既把「牧民」武器的宗教的美及藝術說成是民族意識的表示，就證明了他們的所謂「民族」實在只是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代表了「民族」，所以他們所謂「民族的利益」，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

在這里，民族主義派雖然想用「民族」的大帽子來欺騙羣衆以圖達到反對普羅文學的目的然而却又絕不中用地立刻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此外，他們爲要確證「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他們又亂拉上「文藝復興」及其後的白羅克並羅哥哥藝術，說是「都是新興的民族意識底顯露。」這些話，凡是對於藝術史略有常識的人都能知道其錯誤，我們此處不再多說。

他們又說「在文學上，文學之民族的要素，也和藝術一樣地存在著。文學的原始形態，我們現在雖則很難斷定其爲何如，但可以深信的，它必基於民族底一般的意識。這我們在希臘的伊里特和奧德賽日耳曼的尼貝龍根，英吉利的皮華而夫，法蘭西的羅蘭歌，及我國的詩經國風上，很可以明白的。」（見宣言第二段）我們看見潘公展局長的從三民主義立場觀察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一文中也有那樣的話，想來這一段話是他們的得意之筆了。可是我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篇幅來和這些低能兒的夢話打交涉。我們只想簡單的指出第一，文學的原始形態已經由馬克司主義文藝理論家的不斷的研究，深信不是基於民族的一般的意識；第二，所謂伊里亞特與奧特賽，尼貝龍根與皮華而夫，羅蘭歌與中國詩經國風，等等被他們民族主義派認爲可以給他們「保鏢」的作品，絕對不是文學的原始形態，又且絕對不是「基於民族的一般的意識」；凡是讀過幾本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這些古代文學從發生到寫定，中間經過幾百年的時間，而其最後的寫定在（即 們現在所見的形式）大抵出之于有教養者之手——即當時統治階級的文人之手，所以已經滲透了統治階級的意識了。即如中國詩經內的國風，即使在本質上是民間的抒情文學，然而至少是經過孔子批判地採取了的，因而國風中的意識形態也還是適合於當時統治階級的政客——孔子的需要或被認爲可以作爲「教育」民衆的。所以這些古代文學恰好正是古代的階級文學的代表！反對階級文學的「民族主義者」舉這些古代文學爲例正所謂認他人爲父了！（其實民族派所反對者只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學，統治階級的階級文學他們是擁護而且盡力的，不過爲欺騙民衆起見，他們在宣言裏擺出了不承認有任何階級文學的面孔罷了。）

他們又舉近代意大利及英吉利文學的建設者但丁及却塞爲例。但丁和却塞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家，可是神曲和甘式伯利故事中間並沒什麼「民族意識」，只有別具會心的「民族主義者」纔能從神曲等兩部作品內找出了什麼「民族意識」。神曲有的是當時威匿思及佛羅稜薩等等商業手工業都市的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然而也不是很單純，中間還殘留着不少沒落的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至于甘式伯利故事則除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外，什麼都沒有，此所以却塞能爲「內廷供奉」詩人了。

三、

以上是檢查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的第二段，即民族主義文藝理論最中心的一段。

在這一段中間，很可以看明白「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理論是怎樣地東抄西襲，大胆杜撰了！他們的目的就是想擺出一付學者面孔來欺騙青年學生！但是他們也知道單單欺騙是不夠

的，還得用一番麻醉工夫。宣言第三段以下就是爲麻醉羣衆而作的。

宣言第三段裏，包括了我們上面說過的三種分子，一是中世紀後歐洲各民族國家形成的過去的歷史，二是十九世紀後半起，直至現代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故事，三是歐洲大戰後文藝上各種新奇主義——如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等的曲解。在這很長的一段裏，特別是講到十八世紀歐洲商業後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因而有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生這一節，我們的「民族主義文藝」諸先生算是竭力賣弄了他們的歷史知識。這對於青年學生也許能起幾分麻醉的作用罷？但我們却要告訴讀者：民族主義者雖然背誦了一大段歷史，可是像一個低能兒小學生們，背錯書了！他們對於自己所出的題目却抄錯了答案！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以後的「民族獨立運動」和現代的「民族解放運動」有很大的差別。那時候獨立運動的各「民族」本身是一個封建諸侯的政治組織，那時候雖然有些鼓吹獨立運動的文學作品却只是貴族文人的「愛國主義」的作品。那時候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我們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諸位先生所要號召以圖欺騙麻醉羣衆的「民族主義」完全是兩樣東西！

我們的「民族主義文藝」諸位先生大概也感到有點抄錯了書罷，所以他們趕快又添上幾句現代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半生不熟地說什麼「最近像中國的國民革命，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愛爾蘭的自治運動，菲律賓獨立運動，朝鮮，印度，越南的獨立運動，更充滿了民族運動的紀錄。故近代文藝，因此也滿呈著民族主義運動，誠如政治上的出路是民族主義，故文藝發展的出路也集中于民族主義。」（宣言第三段）民族主義派就是企圖從這一點上來麻醉羣衆的宣言上雖然只有那麼半生不熟的幾句，以後民族主義的各位大將却抓住這一點做了許多文章，例如方光明的苦難時代所要的文學，朱大心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使命，葉秋原的民族主義文藝之理論的基礎都是。什麼勞資應該合作共謀全民族利益那樣的話，本來是國民黨欺騙民衆的口頭禪。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諸位先生抓住了被壓迫民族如何如何那一套話來猛力宣傳，正是他們的祖傳衣鉢。可是應用到文藝上，還是第一次，我們不能不費點工夫來對於此問題作一個簡單的答覆。

一般地說來，在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中，以民族革命爲中心的民族主義文學，也還有相當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沒有單純的社會組織，所以被壓迫民族本身內也一定包含着至少兩個在鬥爭的階級，——統治階級與被壓迫的工農大衆。在這狀況上，民族主義文學就往往變成了統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手段，什麼革命意義都沒有了。這是一般的說法。至于在中國，則封建軍閥，豪紳地主，官僚買辦階級，資產階級聯立的統治階級早已勾結帝國主義加緊向工農剝削，所以民族文學的口號完完全全是反動的口號。

這也不待我們來揭露，中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自身的行動早已作了供狀！

最後，他們對於歐洲大戰後各種新奇主義的曲解，我們也要加以簡明的批裁。歐洲以後新奇的表現派，構成派，踏踏主義，未來主義等等，絕對不是什麼「民族意識」的表現；這些文學上多態的矛盾，恰正是世界資本主義崩潰期中必然產生的小資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之或迎或拒的矛盾複雜心裏的反映。因爲資本主義崩潰的過程在世界各國有先後遲速，又因爲革命勢力的發展在世界各國亦並不平衡，所以小資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現實的態度亦成了多角形：有些跌入了資本主義的擁抱，有些苦悶彷徨，有很感情地誇耀着資本主義文明的便利，而更有些則漸漸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

苦悶動搖的姿態，凡是有兩大階級作血肉搏戰的社會內必然地要發生。中國文壇上已經發生，而且將來一定還要更多地發生，（不過同時都一定是方生方滅，不會有長久命運），並且如果把民族主義文藝當作一個社會現象來看時，則民族主義文藝也正是其中之一個。但畢竟不同者，因為民族主義文藝是官辦的，是國國民黨的白色文藝政策！

四、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靠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金錢武力後盾而開辦了以後，中國政治形勢有了怎有怎樣的變動呢？有重大的變動！馮閻戰爭的結果，蔣介石的表面上勝利，抵不過實在的損失，（軍隊實力的損失與財政的損失），山東河南成為雜牌軍的防軍，這些雜牌軍隊時可以發動內戰，山西軍與西北軍的處置非常棘手，而尤其重要的，世界經濟恐慌的結果使中國工商業更形萎落，一方面，工農貧民革命勢力進展，紅軍在各處發展，土地革命深入，蘇維埃區域鞏固和擴大，江西的紅軍消滅了國民黨的五個師，打死了國民黨的兩個師長，活捉了一個師長，豫皖鄂交界的紅軍也消滅了國民黨兩師人，活捉了一個師長，豫皖鄂交界的蘇維埃區域成為國內第二個大區域；這一切變動都是在六個月之內發生的，這使國民黨及其代表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甚至他們的後台老板國際帝國主義都駭怖到瘋狂了！這就使得本來以欺着麻醉為目的的國民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不得不迅速地法西斯帝制！並且覺得因為國民黨內部衝突的日益尖銳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打算以「民族主義文藝」的旗幟來設一反動陣容的企圖也終於失敗了。不但有京的胡漢民系的「三民主義文學派」始終不理上海的「民族主義派」，便是民族主義派本身內也發生了潘公展與朱應鵬的衝突了！

到這地步，「民族主義派」再不能按步就班地實現他們的欺騙麻醉政策，只有加緊地厲行文藝上的法西斯帝恐怖！

因為「民族主義文藝」的口號發出以後，社會上的中間分子老作家都取了沉默的反對態度，所以「民族派」就不得不採用了「綁票」的方法。上海的中間作家在本年正月間就從間接方面得到「民族派」的警告。「民族派」又用「現代文學批論」的名義以敦請的威脅的利誘的各種手段招致中間作家去投稿。可是這些方法都失敗了！最後，連野雞拉客的手段也使出來了。這便是想從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講到「民族文化」而和中間作家吊膀子，說這是「胡愈之及他的一羣對於民族主義文藝的同情的表示。」後來事實怎樣？就現在所看到而言，「民族派」空自多情，膀子還是沒有吊上！

「民族派」之所以要竭力拉攏中間作家，就因為他們的宗派和刊物在青年學生羣衆中間沒有一絲一毫的信仰。可是我們要指出來：即使「民族派」對於中間作家的威脅利誘手段成功，也決不能挽回青年學生對於「民族派」之仇視憎惡，因為中間作家之所以尚在青年學生中間有相當信用就因為他們是「中間」的作家！

五、

現在，「民族主義派」已經完全暴露了法西斯帝的面目了！他們不但以政治力量奪取了許多營業性質的小書店，出版了若干誰都不要看的刊物，並且他們在機關雜誌前鋒週刊和前鋒月刊上也不再戴面具做苦難時代所要求的文學那一類的欺騙文章了！他們乾乾脆脆地故吹「屠殺」！用機關槍，大砲，飛機，毒氣彈，屠殺逼中國的！肯忍受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層層宰割的工農羣衆！屠殺普羅文學作家！這屠殺文學就是他們宣傳得極利害的臨海線上和國門

之戰！

這便是「民族主義文藝」的最後一階段！

緊接這一階段的，將是什麼？是滔天的赤浪掃除了這些文藝上是白色的妖魔！（完）

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概況

思 明

在資本主義各國當中，德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是最強盛的。德國的無產階級在他的各種英勇的鬥爭中間常常給了我們外國的弟兄們許多可寶貴的經驗。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方面，德國的弟兄們也是站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弟兄們的前面，常常在領導大家向前方進展。但是如果我們把德國的弟兄們在政治經濟的鬥爭方面的成績來推測他們在文學方面的力量，我們就會造成一種幻想的。德國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和影響可以從下面的幾個數字看出：德國共產黨員二十多萬，青年團員五六萬，羣衆組織約三十萬，去年國會選舉共產黨得票四百六十萬——這些數字是在每天增加的。而「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同盟」的會員呢？一共三百六十五個，機關雜誌「左翼」的銷路呢？一共三千份！就在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方面看起來，共產黨領導下的運動團體有近十萬的會員，演劇團體有幾千會員，所以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就在文化的範圍內也還是很薄弱的一條陣線。當然，牠雖然還很薄弱，但並不是說牠不是站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文學的前面，也並不是說牠不配站在大家的前面。反而牠是有了很大的成績的一個，特別牠最近的努力是很可注意的。

我在這篇文章裏面不想介紹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本身，我只想先寫出一些對於我們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可以做參攷的各方面的事實。

德國的革命文學在二十世紀初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不過當初只是一個個的作家，說不上什麼運動。那些作家們的一部份停留在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之下，只有培赫爾（Johannes R. Becher）不斷地向前發展，直到今日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位戰士。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德國成爲一種運動是1928年以來的事，那時候纔由一部份戰鬥的份子成立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同盟」（Bund des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n Schriftstellers）。發行了一個機關雜誌「左翼」（Linkskurve）這個同盟是完全在德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本來1928年還產生了一個文學雜誌叫做「戰線」（Die Front）是幾個共產黨員辦的，不過牠始終和羣衆沒發生關係，所以很少人注意牠也說不上牠在文學上有什麼影響。

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同盟的成份，最初差不多盡是些文學家，但是不久就由工人裏面產生了一些作者，所以牠的成份也就漸漸無產階級化。現在牠雖然還在這個過程當中，不過無產階級的成份已經暗暗裏形成了一個領導的力量。

據培赫爾的意見，同盟在這短短的四年中間在理論的發展上經過了下面的三個階段：——1927至1929年——在這時期大家以爲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結局仍離不了是一部份智識份

子的運動。

1929至1930年——在這時期大家以為只有無產階級纔能够創造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

1930年以後——從一年前以來大家纔覺得革命文學運動不單是無產階級的工作，智識份子應該參加，並且不能不參加。

培赫爾是同盟的主席，他的這個意見雖然還不見在『左灣』上發表過，但是至少可以說是同盟內部一部份人的見解。並且這三個階段恰恰是德國的政治經濟情形決定的。德國的無產階級自從1923革命失敗以來，一直到1928年纔又開始了向資產階級進攻的爭鬥。不過文學方面當時還只有一部份革命的智識份子開始了『政治化』的運動。這種份子以為自己政治化了，可以單獨創造革命文學，這當然只是一種幻想。1929年以後，一部份『左』的革命家赫爾在艱苦的鬥爭面前，造出些很左的理論，以為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都是法西斯蒂，都是反動的。這樣一來，那末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當然只有無產階級自己纔能够創造。1930年無產階級陣內的『左』派受了打擊之後，這樣文學上的左的理論也就沒有了方法來維持牠的存在。

這幾個階級的轉變經過了什麼理論的或實際的鬥爭？這個問題是我現在還沒查明的。不過這種轉變是完全由政治經濟的情形決定的。

沒有鬥爭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一個很大的缺陷。因為這個關係，同盟至今還沒有一個綱領，更說不上按着綱領去進行什麼爭鬥。

不過德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在這幾年之內究竟有了很大的發展，固定的同盟員有了三百六十，同時無產階級的成份增加，已經深入了各種產業的工廠作坊等。全國各重要都市有了支部，柏林成立了各區支部，有了相當的支部生活（開支部常會，參加就地羣衆運動等等）運動這樣發展起來，同盟的綱領就漸漸地不可缺少，於是大家開始了綱領的討論，大概現在這綱領已經出世了。

組織的力量加強，作品的生產也就一天天豐富起來，確實有了不小的成績。而且許多長篇的作品能够把住最近的事實表現出來，證明革命文學比較資產階級文學能够跟上時代，履行他的任務，許多的作品如『機械工廠MN』，『Wedding的障礙戰』，『魯爾的暴動』等等在工人中間得到了很好的批評。作家如 Neukrantz, Marschwitza, Gleiser等等都有了不少的成績。L. Renn著了一部『戰爭』和一部『戰後』，前面這一部已經有人譯為中文，不過這個作品據培赫爾說是不好的，還趕不上雷瑪克的『西部無戰事』。因為Renn本來是一位資產階級的文豪，這幾年才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戰線來，那部『戰爭』就是他以前的著作，所以和『戰後』好像是兩個人寫的。

詩方面的成績特別值得我們注意。老將培赫爾不用說，他常有詩篇發表，最近作了一篇長詩『偉大的計劃』讚美蘇聯的五年計劃，很厚的一卷，當然是一個偉大的計劃。他說要寫一篇長詩，給我們左聯的幾位犧牲了的戰士。他的努力實在可佩，不過德國無產階級的最重要的詩人却不是他，而是威以納（Erich Weinert），在德國工人的集會上，比什麼大演說家還受歡迎的，就是這位熱烈的詩人。不過他的詩是絕對不能拿來像戀愛詩人那樣低訴的，也不可以拿來像浪漫詩人那樣長歌的。他的詩是只能夠拿來從高台上對着千萬被壓迫的羣衆叫喊的。他的詩的內容是工農兵的革命鬥爭中的一切事件，詩的情緒是巧妙的冷嘲，厲害的熟罵和前進的命令。他纔是重重壓迫下的德國無產階級的詩人。所以他每次登台總有雷一般的

掌聲歡迎，不很肅靜的無產階級的集會場登時就肅靜起來，喜歡胡鬧的青年工人也『正襟危坐』起來，疲倦了打瞌睡的工人也馬上振作起來，嘴裏多話的老大婆也自然地把話吞了下去。他的每個字都好像彈丸般從口裏打出來，每句詩好像都在敲着敵人的腦門頂，每次他唸完了退下去，總要被熱烈的鼓掌和歡呼聲再三逼上台來。『唸一首新的！』羣衆常常向他要求。『唸某首！』『唸某首喲！』羣衆記得他許多的詩句。德國的工人集會常有工人劇團的男女團員登台唸革命的詩，最受歡迎的總是威以納的。有人說他的詩人的天分不高，譬如日本的藤森成吉。也許是的。但是，第一，我要問：什麼是詩人的天分？第二，我不說威以納是什麼詩聖之類的東西，他只是一個戰士。

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目前還只有小說和詩有了上面所說的成績。戲劇作品沒有什麼好的可數，只有F. Wolff的幾本排演過。作得本來不怎麼好，但是經辟史卡多 Piscator 導演出來，倒可以叫座的。不過講到德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中的演劇一門，我們首先應該講『德國工人劇團』的活動，這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同時也是一個廣大的組織；但是這個走出了這篇報告的範圍，現在暫且不多說。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門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還沒有成績的，就是文學批評。在這方面可以舉出 K. A. Wittfogel 和 O. Biha 兩人。不過 Wittfogel 這幾年來把大部份時間在研究中國經濟，去年著了一部八百多頁的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這只是第一部！）在『左灣』上他只寫了幾篇學院式的關於美學的論文，而 Biha 更只寫些短短的介紹。他們當然是還沒有盡文學批評最主要的責任。德國不僅有非常強大的資產階級文學，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也有不小的力量（如『西部無戰事』等和平主義的文學等），德國無產階級的文學批評家的前面擺着很艱難的工作。他們所以放棄這個艱難的工作，是有很多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沒人專門担任起來，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無產階級各種運動中所常有的分派主義的一種表現。

我在上面講過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缺少鬥爭，這兒是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的。許多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自從社會民主黨背叛革命之後逐漸起了分化作用，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產生了反對派。譬如體育團體，自由思想團（反宗教運動），民衆劇場，工人唱歌團等等都有了反對派，要經常地在思想上作奮爭，在組織上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官僚工賊。只有文學方面無產階級沒有過強大的運動與組織，從頭就只有簡人的作品行動，所以也就沒有什麼鬥爭。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家同盟成立之後，這種個人的作品行動還是佔着重要地位，所以培赫爾說同盟員個人的影響大，而同盟本身的影響頗小，這種情形然會使大部份同盟員走進分派主義的觀點，放棄一切擴大同盟影響的鬥爭。

不久以前，『左灣』和巴比塞的『世界』雜誌有過一番爭論。『左灣』的一個作者責備『世界』不應該登反動份子的文字。本來『世界』從出版以來就過於灰色，這個灰色由『左灣』的作者看起來，就不免要顯得近於荒唐的。不過我們決不能放過『左灣』的分派主義。看吧，在德國千二百萬產業工人裏頭『左灣』每期銷行三千份，一部份的讀者還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

同盟經常幹些什麼工作呢？

發行機關雜誌『左灣』不用說，此外經常地參加各種革命運動；同盟員利用各種機會到外邊去演講，或召集演講會；每年舉行一個『無產階級書星期』，在一星期內推廣各種書的銷路，並在街頭和羣衆會場做相當的宣傳煽動工作。

對內的教育工作是很注重的。差不多經常有研究會，研究主義或各種和文學有關係的科目。今年下半年以來新添一個小說研究班，以後還要添設別的班或會。

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家同盟在國際方面常是最積極的一個。牠是國際革命文學最努力的宣傳者。

最近以來，同盟在三個新的方面開始了工作。

第一是積極參加工人通訊。德國的工人通訊是一個很有成績的運動，由紅旗報編輯部經營，每天登出些德國無產階級自己要報告大家的事項，和對於文學戲劇電影等等的批評。以前同盟從沒有意識地參加這個工作，現在已經發動同盟員積極參加工人通訊的實際工作，經常參加工人通訊各部的會。

第二是和各種兄弟團體積極合作。今年以來已經和『工人唱歌團』開過幾次聯席會。工人唱歌團希望同盟方面給他們好的歌詞。第一次聯席會的討論集中在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利用舊的調子？從第二次聯席會起很仔細地審查了德國現有的各種革命的歌曲。

第三是舉行羣衆批評。對於一個作品指定一二十人詳細讀過，然後在大會上發表各人的批評，再經羣衆批評討論達到一個結論。

當然這三種工作還是着手不久，還不能舉出好多的成績，不過將來的發展一定不可限量，這差不多是每個同盟員都自信的。

同盟這幾年來的發展和牠近來的新氣象，一方面固然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所促成的，同時主席培赫爾和書記 Renn 的努力是很可記錄的。

南 京 通 訊

思 揚

——三民主義的與民族主義的文學團體及刊物——

自從南京國民政府所謂『奠定了邦國』之後，牠對一般的勞苦大眾的迫害，也更露骨的更尖銳的加緊起來。爲了要文飾統治者自身的罪惡，並更進一步的欺瞞大眾，於是那專門宣傳軍閥政客們之『德政』的宣傳機關，而實質等於舊家庭裏的諂媚老爺刻毒奴婢的姨太太般的國民黨黨部，也就拾着『黨治教育』的餘渣，而在文化上，把剝削中國勞苦大眾的血汗之總量的零星，來實施『黨治文化』了。（據說，這是國民黨最近的文化建設的政策之一，而又據說這政策就是學共產黨的。）

目前，我們在這裏，是不能有從理論上來論證文化的本質而藉以批判這『黨治文化』的餘裕；唯一的我們要先檢閱一切客觀的事實。現在，我們就要看『黨治文化』這狗把戲的劇情吧！

國民黨的黨治文化，其實就是所謂『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這政策最初的發端，蓋起於一九二九葉楚傖任中央宣傳部長時。那時葉和他的小走狗王平陵（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編輯）。開始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三民主義文藝的建設』等文，其內容要點：一、共產黨既有文藝

政策於先，國民黨則不能讓牠(共黨)專美於前了；二、現在三民主義既與共產主義成爲敵對，國民黨也就不能不有文學這一方面的相當抵禦；三、反對無產階級認普洛文學爲鬥爭武器而要提倡合乎(?)中國「國情」，適應三民主義的「非暴力」的文學；於是，他們便利用這「文學的號召」，收買落後的低能的智識青年作走狗。

這時候，南京蔣介石統治國民政府的基礎，還非常搖動，所以那時候，作蔣介石之代言人的黨部也就祇忙於對軍閥混戰的宣言通電之拍發及於各地安置黨羽狗卒，而尙未能對文藝政策有所實力的注意。但在那時，田漢統率了「波希米亞」的南國社到南京公演，却引起了他們的頗深的注意。

到一九三〇春，上海普羅文化一時的澎湃，及全國前進的青年大眾之熱切的堅決的擁護，這現象就真的使平日祇知唱「三民主義是救國？是賣國的」之調調的黨國要人們受到很大的畏懼與打擊。時逢其會！與蔣介石爭統治權領導的閻、馮、汪、李、白等軍閥和所謂黨的開元老，都因了蔣之取得國外帝國主義的信任(對奴才劉子手的信任忠實)與幫助(供給屠殺中國民衆的金錢及槍炮)；而被蔣部份的先後的克制下去。由之，蔣大人就挾天子令諸侯的似乎江山在握了，於是忠臣就勸進。曰：救亡之道，以文藝而引收青年亦一端也。自然蔣對此是無可無不可的；而黨部在此時也必須是要找出事來討好的。於是，國民黨之所謂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乃居然像煞有介事的成爲「議決案」了。

「文藝政策」，在國民黨看起來，也是應屬於宣傳工作之內的。於是這議決案的執行，就發交宣傳部了。將此實際的表現於工作上，就是各地民國日報報屁股上滿載着「總理在天之靈」，「蔣總司令勞苦功高」(註：勞苦殺人如麻之忙碌也；功高，主人帝國主義之誇獎也)。的國民黨之初期的三民主義的文學作品。

稍後，黨部人員於「擁護，打倒」的工作清閑了，於是具體的開始了三民主義文學的「建設」：按月支給大洋一千二百正，開辦中國文藝社，發行文藝月刊。這是宣傳部的事。但宣傳部向來是盤在西山會議派手裏的，(如葉楚傖，劉蘆隱前後爲部長。)這於國民間內捲起的更資產階級化的陳派(陳果夫、立夫兄弟，任組織部。)自然是不高興的；然而抱着「他幹我也要幹」的心意，「反正有的是錢」的自信，於是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就在此分了兩路。

是時也，國民黨上海黨部中有朱應鵬其人，乃在出版界文藝界沒落的份子；他就趁了這「時乎不再」的機會，邀集在黨的次一等狗狼之流范爭波，潘公展)及藝術界裏的一批死屍(陳抱一，傅彥長)……新鬼(向培良、王道源…)於一九三〇六月一日在上海立會；遵從國民

黨政策，以『民族主義文學』爲號召。同時潘公展朱應鵬『系統』上又爲『陳派』，而且潘朱又皆與陳爲同鄉人，所以，民族主義文學，是國民黨組織部的。至其具體工作的表現：則利用黨的權，流氓的勢（范爭波爲滬警備司令部職員，是黃金榮的徒弟又兼與朱潘同爲市黨部委員老爺。）；以查禁普羅文學爲口實，以封閉書店爲手段，以逮捕槍殺作家向書賈敲竹槓，強迫書店出版機關刊物爲目的。於是：前鋒，南風，現代文學評論……的發行；北新等書店被封，被敲詐錢財，左翼作家被屠殺；中間作家被控制，恐嚇……。

再說南京，陳派爲謀對西山派之抵制，乃一面收買南京無聊青年（潘子農，曹劍萍……爲小狗，組織開展文藝社，按月支給二百元，發行開展月刊。一方又在組織部內設立秘密的文壇情報機關。（潘子農卽爲偵探之一，名目是『調查員』。）另一面，又由陳派次等角色的賴連（南京市黨部委員，中央日報主編者。）主使，收買市政府小職員何適黃等組織線路社，發行橄欖月刊。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一相交的數月間，民族主義文學與三民主義文學之對抗，在南京頗置塵上，雖然彼此都是國民黨的自家人。

現在說目前的現況：文藝月刊出版後，主編者以較老成的態度從事，竭力拉攏文壇上三『四流的』中間份子作家；首先一筋斗跪上去的是被胡聖人與徐詩哲提拔的沈從文，其次是滅亡的安那其的巴金；寫性史的金滿城在前數期還發表作品，後來是被扔開了。月刊編者爲左恭（中央宣傳部徵集科主任），週刊編者是繆崇羣（頹廢幽默的病的散文作者）；現在，因爲蔣大人拘禁胡漢民，西山派赴粵反蔣，劉蘆隱離職，所以中國文藝社的鐘天心和左恭，都去廣東了，暫時主持事務的，則是繆崇羣。五月間中國文藝社曾以空前的政治經濟力量舉行一度『三民主義的演劇』（茶花女），用去四五千元。

其次，說開展社：其中潘子農原是往來滬甯路上的一條『狗』，但因他活動的範圍大些，所以比較別人的進賬好，（不久前曾受命來滬調查左聯，據聞兩禮拜中用去活動費六百元）；自然，在這搶骨吃的小狗羣中，必然的就發生了內訌：潘被開除社籍。可是現在潘又作成了一篇『兩年來的普羅文學』的報告書而邀了功，狗飯碗是安然無恙的了。最近，聽說該社將自動消散，其理由，當不外『分肥不均』。

其他，這裏再簡略的向你們報告：

流露社：流露月刊，背景是陳立夫，人物是一羣夏天的蒼蠅。

青春：是向培良在上海民族主義羣中被擲出來後，（向參加到朱應鵬的六一社，主編戲劇運動，現代書局不肯出版，已排印了二期。）不够『果腹』的噉飯地；已出三期，無人買，

將斷命。

活躍週報：人物是頗會「動作」的卜少夫開展社員）——就是錢立夫，賴連，有錢供給。
但最近聞因為卜的「妄動」成了問題。

俄羅斯研究：反蘇聯的刊物，完全官辦。

新亞細亞：戴季陶，胡漢民所主持，唱「亞細亞主義」。

創作月刊：是沒落的小布爾喬亞的無內容的空虛的刊物。

拔提書店：蔣大人出資開設，捐地建屋，黃浦軍官學校少爺主持。

時事月報：陳果夫氏兄弟主持。

於南京中大

左 聯 啓 事

最近發現冒充本聯盟之信件致各書店之雜誌編輯部（如商務之小說月報東方雜誌及開明之中學生雜誌），其詞如下：

「編輯先生：我們以最和平的態度謹致忠告希望貴社能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登載關於蘇聯的論文及文藝作品并須於最近一期開始否則即以手榴彈投入我們已經到了使用暴力的時代了。」

左聯(A3)八、十一」

關於此信，我們從種種方面觀察，認為係民族主義文藝派的鬼計，其用意所在，一望而知。茲特在此鄭重聲明，本聯盟絕未發出此項信件，且絕對無此種意思。蓋惟理論上不能勝人者，方乞靈於武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今已深入人心，雖因白色恐怖之嚴厲，並不減其暗中的活躍。反之，民族主義文藝派則常憑藉武力以救其理論之末路，如本聯盟刊物及聯盟員之屢受禁止逮捕屠殺，及社會上中間作家之受恫嚇，皆其明證。

秘書處 九月一日

附記：致革命作家國際聯盟的關於中國無產革命文學運動的報告，因篇幅關係，本期不及刊載，準在以後本刊上或特刊上刊出。（編委）